天啓滇志

藝文志第十一之五

疏類

請略定南寧州疏　　隋梁睿

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牂牁之地近代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大始間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數馬其

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與戎州接界彼人苦其苛
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賛聖朝寧濟區宇闢土
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
旣訖請略定南寧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
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竝置總
管州鎭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蠻夷
裨益軍國今請建南寧州邑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
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

奏省罷姚州疏　唐張柬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
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繇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

由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漢人爲蠻夷之所馳役也今減耗國儲費用則廣而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毋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

情割劍貪饕刦略積以爲常扇動會渠遺成朋黨析
支諂築取媚蠻夷拜跪趍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
引兇愚聚會滿憞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
二千餘户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姚州本龍朔中武
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
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
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而郎將劉
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三不易
其言卒驗至垂拱四年蠻將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
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
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

中司馬陳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奸無恥無厭後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貪罷搓深見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番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地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許交通往來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之爲便

諫伐西南夷疏

元陳天祥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

自迷中途蠻生所在皆叛既不能治亂又爲亂衆所
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
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
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
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閒從征敗卒
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
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
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險以老我師進不得
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去歲
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

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縣蕪驛與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迂養之師萬全之利也茍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探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陳言征麓川狀略　本朝詹英

竊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太將領兵當神明是務

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
興厭勝而成功益難矣曩因麓川思任發背逆天兵
已嘗殄滅賊子思機發又敢抗違
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擡用夫五六百人
驛騷嚷鬧沿途勞擾將帶紵絲絹疋亂散富熟之家
張網垂釣復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擡
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
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
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爲名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

詔各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太軍一十
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為士卒且如運糧
之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
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困自縊
而死䰟者咯不絕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
者豈當如是哉據以馱糧坐派所司六千餘馬不知
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煖帳雨帳左右簇裹
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
周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
進抗蠻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被
賊殺术存擒打將騎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頭皮

剿去賊黍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户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邊患笑計窮事拙祇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柰何抑聞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切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繇先代勳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之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玄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

甚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
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起輿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
犯
天顏乞將巫蠱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
選切廉幹者官前途盤閘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
士心
驚惕不可無印信疏　　　　　王　恕
臣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
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户宋鎧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

開齋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脱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

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
受等到官鞫問間百户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
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之不
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
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
設若
駕帖内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
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

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謹是言之
篤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炙手
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很之尾撩虺蛇之首眞可謂
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
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
如昔者交阯守鎭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
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錢糧傷無限生靈至今無
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月錢能等所
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

撫廠聞其事亦當言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
臣與御史甄希賢會鬬攙擾夷方木邦等處節有緬
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徑實上
聞其罪與否
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
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欺
朝廷罪將安逃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思爲
乎具忠孝乃臣子之節臣君以不忠不孝存心
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臣之分也黨權要而
苟利祿臣不忍爲也

處置邊務奏狀略　前人

近訪得交阯頭目易服作客商潛入臨安聽探消息又年前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要冒籍科舉所司不容奔往交阯授爲御史執事爲之運籌畫策提兵巡邊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收買生銅鑄造短鎗畧者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齋

勑鎮雲南而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今又聞交阯走回軍人說稱在前吞占城時就要乗勢來犯雲南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今臨安雖設一衛官軍見操無幾通計雲南衛所官軍多者不過七八

百人其他諸夷雜處該徵秋糧數少且又不通舟楫糧餉止靠屯田供給見今所在倉糧不敷半年之用况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賊盜生發加以廣西等處土官連年讐殺再加開辦銀課索取進貢地方擾攘人心失寧臨安指揮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沭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騰不能兼制臨安合將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騰二邊衛外二十二衛所官軍內量調三千員名協同操守半年一換添設副使一員整飭兵備操習人馬振揚威武以防腹裏盜賊以備外夷侵侮

復永昌府治疏　　何孟春

臣聞消變于未萌者策之上消變于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郡漢之永昌府自胡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崖甸其地在伯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夷没後金箱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核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

聖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眞處降附十六年春附
近諸夷忿王眞立衛鎮守不恤府乃共推舉退土官
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眞
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
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
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
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
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
少糧不及俸爲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
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
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

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
併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編立東
西叅知六軍等里俚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
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
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遂槩隸指揮司統屬
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成私計然親承屠
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
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
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
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
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

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錄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書以萬計舖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户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横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錄是强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藻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

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會查開吴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吴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吴即令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緣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来要求宣慰吴臣訪于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令經今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緣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强既知二司之虚弊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夷生淩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

變生蓋附近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
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
矣藩籬根本皆隱伏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
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
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
先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
鎮守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自取之財
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逼之利莫考莫稽旣圖利自誰
肯爲
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
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科派備

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愈
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
幸
皇上入承大統
聖學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
聖明俯垂
睿鑒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
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
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

勑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二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割歷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處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

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

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郎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吏民可以自安遠地吏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户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為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縢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令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荅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吏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

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員求署掌見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灾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灾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烟火料絲澄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却又遍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全鹵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

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
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
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
夜中惟恐入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
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鬧誇
示市廛衆皆欲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
俗盡矣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
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
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
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
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

之若曰永昌府係我

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

府之時府學亦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

列聖又因臣下之

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夷

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

接界於安南北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

南北各夷之宣慰更强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强

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

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参加以騰衛有不能控制數

宣慰司窎遠之夷乎若曰民必不勻合一府之皁隸

門庫糧必不夠供三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令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夠一府之皁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夠六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即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老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必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手其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

之罪伏望

聖恩憐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平處蜀地方賊情疏　　唐龍

臣切照雲南地方東接交阯西連番夷南轄木邦緬甸實四川貴州之藩籬也曲靖所轄六州縣錄府西而趨霑益之中路以達四川山陝曰西路隸府東而趨霑益及羅雄之旁徑以達貴州抵湖廣常德分而南之江西浙江南直隸山東北之河南北直隸以總會于京師曰東路尤雲南之咽喉也雲南弗靖則川貴搖動曲靖阻塞則雲南坐受其困殆未有藩籬壞而室家無事咽喉病而飲食下咽者也緣本處土夷

感錄盜賊序其性焉況值連年水旱饑寒切身有致之之源有常之賊歲供無名之征日出強豪貪累相聚以誅求者時復不免有趨之之道此雲南一省之通害也曲靖二路客商往來貨物叢委有招之之端霑益與貴州普安烏撒四川烏泥盐等處俱連封接壤各路苗醜勾引聯絡聲勢相倚有聚之之縣本州卑官知州安慰務窮取其民而民無所應只得取之于盜且土舍安白連結村寨陽爲保路之名陰肆通賊之計又有驅之誘之之事此又曲靖之害也前項盜賊縱橫四出居民行旅受其荼毒雖其來日久未有如今日之多金滄洱海臨元各地方固無處無之

齊叔有如曲靖之甚者近該會議添委都指揮葉輔
係指揮張鏜分行督捕又皆庸材不足恃惟責成守
巡乃為當耳金滄洱海臨元三道事勢較輕宜巡已
可兼理瀾滄兵備駐劄之地去離洱海三日臨元
有臨安兵備見在駐劄各往來提督似亦周密曲靖
隸安普道所轄地本喉喉賊出猖獗守巡官員兼管
省城既無久駐之勢又無調軍之責故督責嚴而機
終有礙分任切而事卒未寧查得廣東廣西多有分
巡帶兵備深得治夷之道又查得曲靖府州縣已屬
臨安兵備帶管但雲南益州離臨安一十五站山高路
遠往返彌月臨安密邇交阯又十分緊關兵備官員

不可一日離者顧此失彼圖內踈外遠近不接緩急無救豈所謂名存而實亡者哉大抵盜賊夷情不過撫與剿而已事情重大固繇鎮廵若前項盜賊迹同烏合志在狗偷付之兵備殆有餘矣蓋兵備久駐其地無事講修武備振揚兵威一有小警設機振策以時撲捕朝發而夕可擒雖有奸黠自難久容官雖設而員不加添事若更而制不失舊所以救地方燃眉者實在於此合照兩廣事例將分巡安普僉事帶管兵備在曲靖常川駐劄請

勑一道使督率軍衛有司土官平時則操軍馬修城池精器械聚糧餉團保甲立營火點關哨搜山箐一

遇盜賊生發即分兵而出以時撲捕毋令滋蔓如或
事情重大具呈鎮巡衙門議處施行臨安兵備分管
臨洮地方而止庶幾事有責成機無阻滯盜賊可息
地方得安矣

奏罷屏石疏　　蔣宗魯

臣准工部咨照依御用監題奉
欽依事理依式照數採取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
五塊六尺五塊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塊
等因案行金滄道分委太理衛太和縣督匠採取據
鄉民段嘉璉等告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勘合取太
屏石難尋崖嶮壓傷人衆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

損缺重復採補沿途丢棄所解石塊二年外方得到
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
月至十一月始運至普淜小孤山因重丢棄在彼且
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自六月以半年行
三百里未免有遲
欽限徒勞無功乞轉達奏
請量減數目尺寸等因又據石匠楊景時等告稱原
降尺寸高大石料難采且產於萬丈懸崖難以措手
縱使採獲勢難扛運等因俱批行布政司會議為照
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通與中州平坦不相同
先年採取三尺石自蒼山至沙橋驛陸運柢五程勞

費踰四月供給不前所過騷擾軍民啼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十倍况值上年兵荒民遭饑窘流離困苦寔不堪命應

請量減尺寸通詳巡撫蔣宗魯巡按孫用會題議照

錫貢方物為臣子者均當效忠民瘼艱難凡守土者

尤宜審度前項䃣石臣等奉

命以來催督該道有司親宿山場遵式取

進匠作耆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山洞坍塞崖壁懸陡三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陡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撞則石高而人低橫撞則路窄

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施今大理秪省僅十三程
尚不能運至何繇得達于
京師是以官民憂荒計無所出議將採獲三尺四尺
者先行
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或
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切之至情萬非得
已冒罪
上聞
數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為治不在
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

臣之所經略與邇者滇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犂然具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縣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滇西多事

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逋負過半而大理爲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皆遺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硐頭之歛而爲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

先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與塲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入之身勢不能遍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硐之盛衰匿不以聞錢糧之逋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束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譴謫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議詳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繇俗革事以時異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爲便此一時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爲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令有所不行而硐民之利病遠不及聞礦脉之盛衰

遠不及驗或增減失宜則苦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
官且病於民試覈而更為畫一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
相去甚懸而或以為鹽場道須有專
勅各道亦須一
勅乎臣以為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勅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
勅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耶鹽場專
勅即照例繳進可也其三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
布按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藥彈
壓有事策應盡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
騰四道者分布於險要害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

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遥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之區仍夷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徑庭其官司闒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夷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後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府於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緣雲南係省會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僰錯布往者尋甸武定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事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

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捕命司外患置之不問矣語
有之千人舉之不如一人挈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
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
府軍務屬於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
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
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
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
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
分巡安普道使其主議除補以安疲民聞之書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
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闊禁網不及周

故檢飭差難吏羅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土流
域殊急則憤寬則肆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瘠者半
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奇命于
縣令宅生于刺吏較之中土尤甚故滇夙號遠方爲
世人所不樂居其除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
則又以他途養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
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叅差會勢不得不遷就
故遠民之望若黍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
太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
英其待用者當亦不少請乞
勅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

以其必爲爭肆甲補與內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亡彼
與與身肆甲有遠夫之盤有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
民亦固鞏然新其耳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惕者
與效世致世矣肆甲之流寧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
羣土再取以遂議所他途之寧無以賢能終者乎然
桝之上出耳矣民亦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此亦未
有不潔於彼而潔於此者臣以爲欲劃有疾之吏果
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附令散處於宇內之僻地如蓬
麻然而無從展其遠方之民待來路之輩也
辦法不以遠方棄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
滇人益幸矣其國議將領以資豪應雲南幅員如曲

靖尋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霑益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聯列如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倚而霑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相維係霑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盭戾且將衛決矣近該撫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免今騰衛騰衛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衛例霑平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可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霑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制如霑平有警則參將速爲應援如臨安有

督財帑備並聽調發有逗遛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
例參處而居恒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
庶兩將之名正而氣脉通兩將之兵合而聲勢壯其
於邊事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夷治夷不盡繩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
然文嚴承襲之規宗支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
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夷心苦之於是一議而寬其赴
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費所以體之又甚周乃
邇際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
列坐事端及覆駁勘者有憂讒畏譏罰為規避者有
任意延遲遠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眾多

貪難無以饜吏胥之慾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庶
足地孰非
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土舍備然管理地方當事
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
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
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
令甲不行於遐方而進退不稟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悶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
丞問之而土司官以其忿心乘其畏心益逸而出於
法之外至於上干

夫憲如棗之本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爭哉此其所關者重也國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内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擬按衙門各特設有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閲某累年不結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尚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之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橐槖啓土司之擕貳莫大於此臣乞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道該道行該府縣

而該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倫序無決不
容別生猜疑果於夷心不拂不必過為搜求儻有窒
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罪在司道臣等會
參罪在府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奏
本內備開某土舍於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於某年
月日勘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如年月遲久顯是
留難該部科即行參處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
司懼查參之及已自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
戾之速身自不得不急於勘結土司可以存
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即雕題文身之輩皆不侵不叛
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釁夷方之變每起於土

亘其司其事毋始於繼立廣南之父子當州之叔姪其明證也然此猶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千崖之立刃悄宣悄文悄潤輩各持其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猶不定太都倫存不明紀載不預詳詞得以愛憎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輕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侵暴卒此之繇臣觀雲南土官除遠而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著爲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將扇存道扇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名在道一切嫡庶次長照倫序籍而記存之毋委之吏書記筆

旣手取而譜貯之毋雜之別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兔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而按之耳有告訐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計夷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旣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乎其七議定疆以杜強暴吾楚之兵起於爭桑虞芮之訟起於據田自古而然況分土分民在土司尤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

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
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關我
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家厚値日市劍川
界內之夷田與其民田夷與民狃於目前之利而忘
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其
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
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
請乞嚴爲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旣往
外自後夷司田土卽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
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

以侵彊罪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
相制而永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旋別
以風遠人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
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
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
扞罔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
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
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
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
艴然以慚即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繇斯以
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旋別不久

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

命量舉一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搆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撫按復

命間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即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賞以金侯三舉則降

勑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之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侯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色重而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

而土司之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攬柄
在我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
官豈無旌别之行哉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
出之
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别可議也而不可數也
數則褻故以復
命爲斯旌别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
人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
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
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剩語然事關官守非奉
宸斷不可以更故轍事關夷情非聆

者言不可以聳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

題

奉旨

俯伏

天威蕩平悍卒疏

議照馭兵之難難於馭虎馭募兵之難難於馭土兵

彼其人皆亡命無賴之輩喜則鳥合怒則獸歸有利

如聚羶之蟻不奪不饜無事如戀草之鹿不跳不快

是故其馭之難也然未有如姚闞之甚者也屯劄教

場肆衆鼓譟殺傷居民如姚大器等家刦奪財畜如

施旬馬官屯等處搶掠婦女如楊氏等口而各兵之

未散而居中者又且睥睨其間一郡生民凜凜莫必

兵命粮有按臣西巡先之犒賞內兵以安其心而散
其黨繼之委官出諭以歛其鋒而止其肆被擄爲官
也丹卡人旋爾送還兵勢稍戢民心始安惟時臣等
聞變調兵急於星火而相去遼遠千四百里奏方十
兵既未易集求另軍丁又無可恃各兵且迫肅道府
有加給之議而按臣從之其爲地方計甚不得已及
各兵散後而按臣移書到臣則備言應處之狀移文
各道則具載眺兵叛散與相機行事之語而臣於是
始知各兵之散以叛而散也非權宜給散何以保孤
城非相機處剿何以正
國法而況四方觀望在此一舉兵之見在者生心矣

其司之瓅處若屬目矣四鄰藉口矣此不獨一方利

睿鑒

朝廷綏輯海疆係聽撫臣之意亦臣等之意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會行灤滄兵備等道以備防守兵巡

參將常寓以備劉處而各兵方具張旗持械躍馬彎

弓至下關而擄二婦至太理而又擄三婦擅殺同類

以張其威先發探馬數十騎偽取酒米有閉店門者

輒縱劈毀以逞其虐比至灤滄道屬則該道之隄備

已周老兵之調發漸集各兵始有懼色而備數千爲

舉公行郡縣所過之地城門爲之不啓臣等極欲會

剿而彼氣方驍我兵未集將剿之灤滄則灤滄去姚

圖尚近察漢亦鼓而叉也將劉之省城則省城民居
稠密恐其誣累無算也在我日禁且諭在彼且疑且
惠此壹省城其憑狀亦復若是且於間道掠一婦以
行而臣等調集之土兵則已集矣再日通楊林自以
既去省城而莫我何也益肆鴟張焉屯劄營壘拒敵
猓兵臣等亦檄發劉而三道協謀將士用命土同知
祿華語以參將之令驅其兵首先衝鋒立斬五級而
兵怨寒猶然求臣等多殺之禁該三道出牌諭降各
兵粘踢許之以我師至次日突圍衝敵而尋州武定
土兵臨安雲南之兵尋甸之兵一戰於紅山十戰於
大河口一勝擒斬幾盡各地方官軍奉臣與按臣之

緝捕解於閩籍者復陸續報到即有漏網計亦無幾
矣臣等又復思之劉夫與劉虜不同彼即自作不靖
然嘗應募而來尚非虜比叛而不討何以示威夷
逆勢非夙今衆所見也服而不誅何以示懷橫屍之
慘非夙今衆所見也與其有首從而罪有差等槩而
戮是微忍妨後來散兵之路抑當爲將來招兵之地
遵奉便宜
勅諭及進奏
歇除賞從餘黨聽其釋放事理復行該道就中查審
其被脅而禍不自己者與被誘而悔撫可及者審無
刦虜重罪姑准釋放即已解到省者臣復會同三司

照前覆審先後計審放一千三百餘人察其盤纏於兵
軍中遺失無存勢不能歸者恐其流刦異省姑於兵
贓內酌量道里給與薪米之資其婦女果婚配明白
與生有子息者姑准給還先後計百餘而斬獲已入
十四人見擄待問尚四百餘人婦女見行原籍覆查
尚六百餘名口是舉也事非得已動俾十全敢先以
處劉緣繇恭行馳報仰紓
皇上南顧之懷
地方緊急軍情并述邊警始末疏　馮應鳳
臣奉
命以巡按為差原有專責寃枉之伸理臣司之清濁

卒激揚臣司之問民疾苦袪民奸蠹與夫稽覈錢糧盤處有無之類臣司之乃如軍旅進止之事夷落向背逆情邊疆安危之計戰守緩急之宜則撫臣與鎮臣主焉臣不得問也然而事關邊情其間有虛真有功罪有是費皆生民命脉脂膏所係雖若出於人言傳聞而實有可察之情狀雖若止於一時動靜而實基他日之利害者臣又不得不與聞也夫緬之爲滇患也已久然以北虜南倭視之直狐鼠已耳參將鄧子龍被論聽訊撫臣以緬患起之釁罪之中令其立功自贖至劉招桂以疾去而子龍代則既蔓姚騰之兵而有無矣先自攀退緬賊之後緬囊累使乞欵雖

其處實未可知然亦寂無蠢動之機括賈縣思仁悖
倫投緬而引兵報讐起也自該將改金山備倭之
命至而緬警又自此漸急至十一月云賊劉遮放欲
打蠻莫不旬日又報擊退緬賊逐出三日程至今正
月又報賊後添兵入遮放大劉蠻莫而漫散入三宣
地面先後俱經撫鎮會題臣不復贅惟是事起絕徼
之外自來渺茫不可知而今爲甚內外互相爲釁自
來閉息不可測而今爲甚動止瞬息變幻自來端倪
不可尋而今爲甚臣
請陳其槩滇自岳罕伏誅之後定兵額止一萬二千
而數年以來緬不犯自十七年兩營鼓譟將削而兵

不滿三千緬遂棄虜而起而打猛廣緑蠻莫遂思遠於迤西似有因也十九年以丁改巨封流析數郡盡撤姚兵東征而緬不犯此可識夷情之槩已去年臣嘗假代先期出曲靖與司道別曰今冬新舊道相代新舊將相代恐不免於緬警誠慮之矣忽於九月報起而自是日益張大初自孟艮駐兵衆若干再報附死從猛密欲寬隴川再則報緬從西路欲打蠻莫其他七路五路三路傾國數十萬之說不一而止總之了於遮放一營而已夫初張許大聲勢而敗東僅僅一營此其可疑者一夫遮放去等練山甚近久劄不戰已非兵情之常遮放之外有蠻莫河河外有那磨

江郵賊退而走報劉泌州以船爲倚則其忽到遮款不知何日渡江渡河或從別路入也曾不先機探堵條兩對賊交鋒可疑者二數月報敵書羽書急於星火而止於遮款一戰未戰之先子龍移書兵備副使張又擢曰天使此酋入我羅網五日內可以結局及至等諫催兵追賊賊果先覺走矣夫其來也若移山海其去也若逐飛鳥難其詞易其力可疑者三據報賊拏思化肖路一人結之官兵有備乃連夜撤營退遁我兵因而追之殺之黑夜誤入泥衝爲賊毓傷亦多騎有以多寡較功過者臣曰古云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今名曰敵乃見有賊雖互有損傷且無論其多寡

第自十月二十五六七等日追殺總於二十九日在等練報級時嘗收千户萬邦憲確據二十四顆即臣面審之亦然乃該將自報曰殺賊數百移報知府滄文昌曰百餘功止小捷及以公文報功則曰五十五顆一戰而功級之數屢別可疑者四臣奉勘合有巡按親赴軍前紀勘之說責成甚嚴也臣不得代而還省正居審決乃委武定推官陳治道先行紀實以俟覆勘本官至騰永遺牌隴川之遮賡城該將執其牌送還曰賊已殺退三日程不必來矣夫將官有功多欲自見即有罪亦不得諱乃不令委官一到軍前可疑者五永騰一將兵道實節制之而全滇一省戎務

撫鎮二臣責總操之警報方急兵道差人往探則拒而不得入撫臣會臣等發檄諭緬則阻而不得出鎮臣會差健步齎體則延之营中而以一空文一地圖遣而令其不他走一步夫臣之委官無論已三衛門正闕兵務而不容一耳一目之猶聽也謂之何哉自來賊臨境上則誤塘報設烽燧以時傳探該將之傳探不用之外夷而密布之內地可疑者六向傳緬把惟一路爲真謂與思化有讐欲擒思化而食蠻莫也則切屬之蠻莫如思化仍以兵與以來竟無一字告援於兵道而萬分緊急之狀止達該將衙門而已其妻子之遷而歸歸而復遷惟將轉移此果該將真視思

化為一體手柳思化為其所賣乎賊退之後始有請
調土兵之文臣此之比緬警報數月矣思化思泉始
具請撥夷文到道何勇於賊來而怯於賊退也可疑
者七賊退而蒯江洲曰開屯田曰候緬情曰待增兵
此固不可盡指爲虛然非搗則防原無別策臣嘗答
都司錢中選曰賊蒯江洲則抹之者遠搗之者近計
未有拙于此者持幾日之糧以見在兵搗之可保必
勝否置而不問終是厝火薪下幸酌定而應之而不
報一時程龍驗
勑官至臣詰之曰江洲之賊不遠胡不一搗去彼由
無路可去恐如前日又陷泥衝乃正月突復報急則

曰阿瓦滚兵下樓迎西調四寨助犯已至俗倫劏成五火营壘莫必不保而三宣危矣夫此出彼入同一路矣出擄既苦無路而緬入若履坦途豈前此泥衝專陷我兵而獨寬緬賊者乎據該府捷文曰兩次開諭曩甕彼亦差人回報以不犯之意即滌文昌具揭又云曩甕見差波罔允霞等六人在參营可問攏線之事則該將與曩甕往來原不絕也而一旦亦助兵入犯豈開諭之語皆招兵而非止兵意乎可疑者八去年賊緜遮放而走今犯復從遮放而入無別路抉襲也其走也既覺有理伏有象坑而去乃復來投穽勢必成擒矣則曰發時填平象坑過之且掘坑爲穽

必令賊不知而墮其中此以陰設彼以明填則為用
此然計為哉黑夜接戰便云漫散而次日聽賊劏任
蠻莫奚琵非佯敗誘敵而欲使之隻象不返豈唾手
以蠻莫讓賊耶可疑者九邊釁之起明起於思仁之
人吏而句兵修怨禍連不解但其逃也不止於謀娶
孀毋之敗露將官巡行三宣今日細明日打其所以
細打之故尚未可知而思仁且畏且激於是手歸緬
之心始決說者謂思仁又思化之婿其夫妻素不相
諧故出其妻謀娶其孀思化欲并其心於信有日矣故
思仁一逃之後首在報復思化而兵聚於一路此人
人所知也該將歷歷初報俱指思仁故撫鎮報警之

顯示明執爲屬夷復仇因臣有激逃之批遂更其說曰猛乃欲佐食鑾莫而絕口不言思任矣諱言於激逃鼓舞之夷而掩過於指鹿爲馬之智可疑者十該將先後情詞惟以大調土兵爲請而僉將執此爲解方報警日急撫臣致書與臣謂土兵不得不調臣以爲調即先從迤西一路則附近而有濟於事迤東遠而緩恐無及也撫鎮既會牌調各土司以應兵且剋期行矣突以該將有五日結局之書致之兵道尋以擊退緬賊之揭報臣等衙門撫臣乃行牌令調行之兵戒備齊集再聽緩急乃動此計之得也況滇中調兵近來之難百倍於昔正爲夷情不測緬報警而調

兵兵至勝而緬退也淡舉火爲戲之迹未行則苦于
津貼援將則苦於科需艱有生從死還之憂疑以傳
捷也疲於將勢更有不忍言之難處且去冬遮放
既無用之兵其挫於敗者乃夜入泥衝之誤非衆寡
不支故也既目下之兵該將騰雄緬畏如虎而見在
勁兵亦不減十七年以前之額兼之恩化部落精兵
逾萬把截隘口原無多用僅當遮放一路似無難支
奈何便令賊擄至此難爲解矣若據道路傳聞入言
騰沸有謂該將斜互恩化要挾內地不許執庫藏空
虛之說以阻兵者有謂該將力排款議務實已言而
故揚張文耀撫諭緬人爲失策者有謂該將嫉金山

兵必勢危故藉緬譽以圖復留來騰者臣未敢遽信思化雖夷中之豪終攝於先年受圍之困況利害切身能無號觀直其退爲張皇或出於指使不敢不從則有之而聽子龍之糾互或未也金山之命出自朝廷代領騰騰必有新將即借緬爲譽豈能攘爲己物況前此子龍不先有後此子龍不長生豈無運籌收虜以討安地方其人哉若只如目前遲敵不支之狀尤不必留也乃其左款主戰則明白有詞其實款亦始於子龍先年同李材遣人撫賞景邁景邁曾以禮答張文耀接管以爲事屬含糊緒雖終棄復議差人攞古諭以威德始託孟璉孟良代爲進貢之

請是舉也正以終該將未了之緒為地方圖休兵撙餉之權宜之術也奈何該將必左之既臣等會題原有二疑一慮有閣閫謝絕有分別順逆之說豈敢盡執其款為必可特哉制馭機括不過如此叩關則迎其機而導之蠢動則執其罪而剿之意實相蒙計不相礙以故將不去兵不去仍用子龍萬兵如故正以防意外之虞耳況自有緬來惟將官執末附之責而緩以為功則屢有之未有文臣執包邊之責而指以為款者也如必執年年動兵為長計而力杜乞款之請為失策則滇未有息肩之望而不致丘壚滄海不止也該將東征丁改本是首功臣不敢蔽而害緬莽

未爲得策臣亦不敢諱時在用人止須寬其文法以責展布無論緬杞之真與否即該將弄假成真時不得不認真應敵可苟求之哉故其兩戰之勝負傳級之處真時勢之難易收拾之遲速功罪之低昂先行推官陳忞道再行分巡金滄道副使李洙紀勘未報即撫鎮亦未題報功次統候勘合至日撫按臣備細覈實再報外臣在事兩年近且臨代得於耳目所睹聞者不敢不預聞之

皇上總爲它日勘報地耳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覈查

經制全省賦役疏　陳用賓

照得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論其大者孰有過於通省
賦役而經制之法固所以求賦役之中者不中則不
足以言經制而其弊滋矣雲南賦役有司行之大壞
極弊此豈必經制一書哉蓋先年曾酌議題
請頒行矣於時當避觴之會反正之初其道務用節
豈無過於刻削者乎又豈無稍寬於上官而過裁於
下吏者乎又豈無規爲法制之未備者乎以故行之
未幾輒復稱盤有司稍知自愛者僅僅調停於條鞭
親當之間若不肖者則每每指科於條鞭親當之外
胥吏里保遞相加派以一科十以十科百賦臣竭而
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臣等不時糾劾處治外然

與其治之於已犯之後孰若清之於未犯之前與其
為一時補救之方孰若為萬世經常之策於是取先
年賦役經制書覆核之始知其有此多而彼寡者有
彼苛而此寬者有掛一而漏二者不為丞正豈惟民
病而官亦掣肘難行矣遂檄行藩司督之各道道督
之府府督州縣各以稅糧徭費應徵之數條其項款
彙冊上之藩司書成然於本年七月費苟濫不以體而
而仍留用苟端不以節省而通刻先列其稅糧應徵
若干徭費應派若干配以田地每畝應徵若干人丁
每丁應徵若干官有定制民有定輸錄此者謂之額
派出此者謂之加科小民便於周知有司無繇盈縮

計算此番經制府州縣實徵編銀二十六萬四千六十兩五錢較之十四年增編實省銀十萬六千八百五十兩五錢蓋省乎其所不得不省較之十三年初議實增銀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九錢蓋增乎其所不得不增求其適中與經久焉耳而從茲掃有司無名之費杜里胥額外之需放黑甲歸農之便所省小民脂膏每歲當不可勝計矣此制定邊民其有瘳乎

陳言開採疏　　前人

臣用賓荷

國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爲
國用不足
勞心焦思恨不能爲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卽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難萬
難之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尚
冀
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禆

國用也甚微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悃陳言臣等之

言非敢方

命寔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

陛下少垂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踏繡

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

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盈以鹽課併

奏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
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
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
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卻顧急
爲自完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究
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
萬六百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
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彀出臣等
復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罷之二十三
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

開其開穵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
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脉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
貢金給發幇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
切採石買象不意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
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課內支用蓋至是山澤
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
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
梁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陸涼州瀾泥坑表羅場慕茶
廠等處眷係臣等督官開穵數內節有一二未開如
灰窯廠則見今議閉以補各場消乏之數如慕茶廠

則在夷地不可開失不則前日之所已閉者若土民
李拱極江應秋等乃平素革逐攬擾礦塲之棍徒也
頃接部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
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
綸綍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硐先已開採定
課入額聚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
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
聖慮者三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即

貴金亦囑買自他省若實并出產寶石則猛密猛告地
邇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據臣等議復尚
未有從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
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
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等無
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
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傾
聖慮者二展轉思維俱無一可臣等請爲
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解銀萬餘兩就責任
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竭力截長補短於官
四民兵之例稍爲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井併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夷
酋仕士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
免否滇如此可仰副
王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外夷之釁㒷可坐消
莱不尤得手儻
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
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
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蠹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

必至上誤

貳全臣釀邊患矣困于無處之餉則兵變夷爭于無

巡之秋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往逞之夷發于外

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公哉臣等職司封

疆安危願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罷採寶井疏　　前人

臣惟雲南之有緬循西北之有虜東南之有倭其爲

中國患舊矣彼其挾封豕長蛇之勢敢與我抗不則

蠶食諸夷夫則冠邊即先年麓川之役王師百萬三勞而下卒莫能夫劇邇年以來緬醜不敢飲馬金沙窺我蠻莫此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哉良繇我

皇上以封疆之事一以委臣臣因得以展布四體內則綢繆牖戶之修治以不治外則聯絡遠交之計以夷攻夷又嚴禁中行之輩不使播弄于中外彼緬欲乘無隙自救不遑故狼烟弛儆三宣亡恙耳乃本年二月內緬醜阿瓦其酋雍罕結連木邦等夷擁衆十餘萬直犯蠻莫蹂三宣而抵騰越之墟其執詞曰開採漢使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道路吾為

天朝除害焉耳彼時邊疆將吏奉臣令聲莚旁致寇

敗逃之罪殲之徇衆使尾酋而果無他則當如臣檄捲甲盡回阿瓦乃留兵據守蠻莫何爲哉彼緬之假獻俘而思啓疆藉追思正而無厭蠻莫奸謀蓋畢露矣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也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欲開寶井則蠻莫不可復欲復蠻莫則寶井之役不可舉此不兩立之勢也欲競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則採買當報罷然審兩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一則精神專而事成二則羣枉開而事敗今爲

陛下之巡撫者任一將以整飭兵戎爲

陛下之督税者又任一將以總理採買司兵戎者當惟邊疆是計有警必報賊入必擊司採買者當惟寶石是問警不欲報賊不欲擊其勢必至掣肘掣肘不已必至壅蔽壅蔽不已必至弛備一至弛備則緬騎可以長驅緣蠻莫徑抵二宣如入無人之境騰永一帶恐非

陛下有矣

陛下昔使數年懷柔之邦

祖宗全甌之業一旦以採井壞之耶臣知其非

陛下意也夫寶井何足寶哉不過一土屑耳石爲重乎土地爲重乎以無用之土屑壞萬里之封疆以採

買之虚名費邊疆之實禍臣又知

陛下稱爲也臣受

陛下之恩遲失封疆安危在此一舉若坐視不言是

臣誤封疆而負

陛下也望我

皇上獨發乾斷將寶井採買之役亟

賜罷免舊將吳顯忠令速回籍無再啓釁使邊疆將

吏得一意講求戰守計圖所以復蠻莫之策緬去來

追緬又必抵廠幾邊事無掣肘之虞而南服猶可保

全乎

安撫恩化疏　　李本固

臣惟滇之所最若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
中國何員於緬緬亦何憾于
中國乃逆歲驛騷以至今日逐蹂躙三宣震驚騰永
而志尤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
陛下威靈撫順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巢版章
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
恐我之甲冑未觧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
坐敝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滄洱以東則爲堂奥騰
永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
謂其外禦賊寇内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奥
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爲

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illegible]鹽茶繒帛毛纓諸物勢必取于中國往時會遣人貿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剽殺之即近邊撫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仁從旁慫恿彼緬安得不歲歲入手是啓釁挑禍也乃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攜其妻孥率其部落棄蠻莫而遁以仰哺於我且殘食于三宣諸夷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户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聚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庇翼之即戰而勝驅緬而歸

我亦不無損況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
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
轉輸數歷致一石驛遞之困苦數家俠一差全滇蕭
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堂奧育其子姓保
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後蠻
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將麟呈稱轉
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夷同知麗一夔監軍同知姚
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插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
不聽又歷舉小隴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
具稟該道欲回蠻莫且乞討水牛二三百隻斧三四
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衆西歸適漆文昌遇之于崖

問其徑出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暫住
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干崖借永雅之地與
居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
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
止等因呈報臣批其牘曰思化向為兵端使
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強住干崖干崖之人
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
給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
及另議而思化已歸蠻莫矣其桀驁難制又如此上
則方命下則圮族內樹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
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故滇人每謂思化

鄧子龍爲之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弭也臣愚以爲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爲不若制之以兵力便蓋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桃容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爲蠻哈等練關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歛堡以守不煩閑墾便是新畬不然或以其地給付近千崖諸夷即藉其名以爲戍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爲

榛莽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並棄關
壘闢芟田諸寨六奴逝日撫臣會議奉
旨
欽依此事理著實舉行將斷屬夷挑釁之路絕緬人
紛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
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吾聽之往來貿易吾
善遇之彼既之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效
順誰復稱兵逞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
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墨食
蠻莫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千里去
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爲緬所
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墨之衆能有幾何煙瘴初收

之時緬衆未來之際衆盧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
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況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
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讐且示之弱也
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況思化之罪有難以
縷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夷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
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
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
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
甸諸夷窖粟牛馬衆叛親離强梁不道罪五此其罪
皆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
緬讐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

哉

條議兵食疏　　周懋相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爲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我之不戒者爲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爲可畏滇西防緬南虞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即有侵犯驅之即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殄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邇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嵩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

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檠於中久矣取
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爲卜事以
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
滇之兵自永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郡竝未設兵遇
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往往
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若無練兵故耳今查武
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
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旣有險
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
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
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屹

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款莊二營皆聽調度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虞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卽爲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睥睨俟反側盡安方可漸議減撤也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郡

節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
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袁冠臨城未
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癃老弱
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厮役牢歩之名至其散糧也在
各衛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
散者多爲管屯各官以充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
而不霑半菽者勞逸相懸若樂頓異毋惟乎私役愈
衆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擡走遞及分發哨守
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
更番以均勞逸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
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

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與巡外即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尺籍不爲空名糧餉不爲虛糜矣其三復汰析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往者金價無措有謂軍多閒項虛費議行汰革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爲能有汰老弱及户族至舉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遂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祖軍尺籍即遠在萬里人隔數代勾軍一至甚有丁盡户絶累及業主與甥婿者又何論户族乎查會城六

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幾汰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結及城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遠覆第曰全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全價誠難處矣今礦場量開卽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糧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

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隅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爲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衣甲器械必堅聽於局料內動支製衣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絕名糧老弱半糧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爲吏書賞賚以厭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

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
威武省城数塲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
輳之地况目前勢必增兵此等烏合與闤闠錯雜而
居能保其不横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
營房於此有数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
聚可固城守利一也卲甸小甸等處皆爲夷賊出没
要路據險瞭拒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
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樵蔬其利三也與商
賈居民不相棍擾絶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
申復營之永利矣其六畝田畆以充儲稽滇中屯粮
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歳完六分其中兑支乾認樂

從數軍種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及田畝多而餉不足官軍減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餌誘於前紈袴之子踵襲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之剩有餘混稱拖欠即參罰亦故事耶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未遠圖冊具存宜遴委覆覈如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餘若干悉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

多及占爲私業者重行參究示儆應田不海沒而餉
可漸充矣其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
瘡其徵也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雜叢猾甚有城
倉支矣屯倉復支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
胥書押攙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
爲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
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
聽其自廢自理而已宜謂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
屯成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
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叢此
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弁不敢欺

罰而至軍且宿飽矣其令寬文法以綏士衆夷羅蒲
獞猓玀峒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椎髻左衽其侏儸
不通漢語其弓弩而習鬭掠其不習文字木刻爲
契同也彼實逼處我郊坰之間其改土設流者既受
際既髮服習漸深然其懸戀故主之心有若死傳子
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爲利窟指一耕十無內
㯳釁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稍不
饜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
袒被害民畏城市如陷穽見差役即竄避宿怨深怒
業結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縣鄭舉深憤管甸
馬亍龍馬化龍等之侵奪有司不爲伸理遂假阿克

馬鳳喬以武故夷也夫倡逆而方百里內外蠢起蟻
聚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尋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
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宥忞法
嚴禁科歛平息爭訟制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
至其司統轄夷民征調即赴應處其小過歛其功勞
時其贊襲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為善彼
見其長之俛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
創鄰夷以絕邊釁武尋境界金沙江江外逼安會里
黎溪戍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
在蜀為屬體之毛在滇為剝膚之害至七州諸夷納
狡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

動賊提兵相助圖寇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
威靈哉今鄭文父獻江外渠首次第擣出或可漸爲
緒局而携總雖剿聊覥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
惡懲之法使江外群夷帖敢復叛夫然後沿江郡邑
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金鹽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
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
於斯邇來以撲納途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
夫以一銅臭子損千金貲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
當事者又爲之計月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報闕
其途更窮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
之期於是瞅見而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

縣後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選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西井通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避吝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判知縣等官陞轉使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寓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庶幾其充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芻譚惟是滇南事體與它藩殊精漸已成偏重難挽參差牴牾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嚀曷繇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强遠至邇安乎

請危撫兼制東川疏　　鄧渼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陂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

然緬甸尚有三宣爲我藩籬而限閫以越在九長官
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僑處武定
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
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内矣乃其酋長祿壽祿
哲兇弟安忠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
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
非我内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太理
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
走閻門納款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逆
克壽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
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

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竜順成餘黨
搆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十八乜蓋無
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也
在焉聞之亦以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不敵俄而
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
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武定府呈據禄勸州申稱
近日東川土官禄壽與弟禄哲讐殺禄哲管下地方
小五竜與本州地方他頗相連去年内有東川頭目
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傳說你主阿克鄭舉既死
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
各一頭男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

時常需索糧食今年五月内禄哲差戈寧仍領夷兵百餘照前勒要半馬人口每村要加穀十二石不等認牟米刻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又據弄甸府詳稱本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溪戈備等處各酋長管轄猓夷天性兇悍好殺不事耕作弄甸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蓄有收藏盡為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堵截如省城鄰近西則禄豐羅次禄勸安寧富民等處半個妙高寺哨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在衛者寨各哨及馬龍木密烏龍箐火路屢被刼殺民商受害蓋緣彼酋非我管轄畯驁桀驁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顯言者等因又

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
周國禮呈稱東川土舍祿哲縱令頭目戈宰者果者
科拖毋銃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竜等處地方
牛馬牲畜穀米人口盡刦一空見今不退等因又據
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户
茍紹儀報稱奉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踏勘夷情
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首者科戈宰
沙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
頗百姓牛馬穀稲抄刦一空往來搬運不息百姓逃
散卑職勢孤不敢前進令張世安點兵護隨十二日
前至他頗未牌時候有賊徒三騎前來與卑職打話

卑職當如詰責到此何幹近因爾等越境抄刦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除悔之不及詎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衆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色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卑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塊莊各賊勢衆盡行出營救護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傷無數世安對敵親殺賊首那齊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自回營卑職即令世安星夜護回點兵護防又差小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崖期早齊集鄉兵救援奈今賊仍劄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刦補之地方百姓驚

慌罕職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看得東川之寇自克舉叛亂後出没無時立意叵測除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大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干係地方賊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禄勸州申稱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豬街哨官余秀禮禀稱據上山德馬火頭者兒報有東川逆賊類百刦劄墨者村射傷村民四人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食我境内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蜀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

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也始則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旬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仍尋武兩郡新遭兵燹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喘孳畜幾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饔飧無望辟則尫羸病夫複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手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闌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手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鳥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奈之何將廣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菁深密重

闌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
如洗又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
大創之舉乎如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
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
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
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勳而
不能盡塞其岐徑也所恃者獨有
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刺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
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復噤

塞匪惟員

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

新埶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踪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鳥語侏離梗我

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分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

臣公忠謀
國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
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
靜十羊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
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覩履
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丈羊猝難
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為幸事便求多此不足疑
二也或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
色所請援例紛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
其驕縱不遂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
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

遂臣覆

危兼聽舉劾況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

出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

比例瀆

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

調停費力又豈求盜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

取一與一在蜀無所靳在滇亦無利況所

請正節制手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勑蓋亦不得已而為此說然道臣權輕

邊夷素不知司道為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

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勑則尤

稱便利矣

勘報武定功次疏　　　　　　前人

該臣看得滇人之厭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
彼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志在抄寇擾害邊鄙患非
剝膚未有如武定之慘酷者于時變生不測人心震
動尺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據臂一
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守無完郛躪籍我郊關虔劉
我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而戕
嬰城固守恇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服則予賴其蠢
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逡巡引退不然闔城之禍尚
忍言哉于是大理保起尋甸會川法干諸賊響應東

西寺鮮安謀人無固志而六詔兩逵間殆寖寖乎魚
爛之勢矣推原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弁張
攜貳玩寇於後數逢陽九夫豈偶然既而援兵漸集
釜魚几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席藁待罪誓師矛
伐出生人於煨燼之餘而躋之衽席之上豈不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而柰之何不然也貪功贖罪之心
甚則好生惡殺之念微下令購級賞不踰時監紀不
得覈其真僞賊良不必問其是非張名世裴希度之
徒性本殘賊承望風旨鋒刃所向靡有孑遺先是逆
克之黨初破武定猶以爲克復舊疆禁止屠戮自一
二仳家與防守官兵外咸保首領延頸

王師迨名世入城縱兵掩殺悉取耄倪以充首功而
裴希度所領姚安一路殺戮尤慘甚至有賊鋒未交
預報首級然後取良民以充數者于斯時也寃鬼夜
號日月慘黷以故民間有賊入尚可官軍殺我之謠
寃憤所結流聞京邸科交章
聖主赫怒逮繫一二首禍之臣中外欣欣稱快嗣是
雖城池漸復梟逆漸擒而功不敵罪罰不勝賞議者
過為裁抑良亦有因循賴
聖明大度不棄涓埃許以効勞之目申以量敘之
旨所謂仁至義盡合雨露風雷之用以成其造化者
也臣仰遵

旨敢有虛事故于入境之初放問裴希度以除漏
網之奸而功級刪除者數幾五百多官勘覈之餘可
謂詳矣既又念名世希度之徒雖已正法所領全路
功次縱有一二得實何繇起白骨而加之內以與之
辦枉直乎萬一良民在內飲恨泉壤而臣且爲之紀
績賞奸是寧獨妄殺者之罪也臣謂與其冒也寧刻
且未有主將既辟而偏裨以下爲功刑賞頓爾懸殊
者復行司議妥將各全路功次一千六百六十七名
類盡行刪削而臣之心至是始無遺憾矣大約較原
報功次減去十分之七八較前按臣刪數仍減去十
分之五此外則皆實功也惟刪削之嚴愈見敘論之

數亦有賓也何以勸勞請得爲
陛下敬陳之如四川都司全城聞變纓冠以鄉鄰而
急同室之救楚雄衛指揮劉靖褰裳操戈躍馬聞鼓鼙
而抱死綏之忱誼切極焚功成溢冠以上二臣應敘
致仕都司段康鮮組居家桑梓身先力捍擐甲登堞
賊徒氣欲平吞應行量貲指揮馮體乾陳以義張惟
忠樊高明土官安紹慶祿崇功千戶丁復震許重光
百戶張翼邦土舍祿嘉猷祿重把總周申尹蘇民顧
忠楊俊奉陸經何淳楊仲能尹鐸應龔韓廷禎武生
張文源舍人熊兆麟施大澤張魁王加吉省祭彭紹
先張世用承差蘇希周民蘇孟春楊汝發等以上三

士員名陷陣摧鋒鑿凶門而靂勝解圍逐北置危地
於復安各著鷹大之勞允稱熊羆之士均應紀敘祿
豐縣知縣蘇夢暘嵩明州吏目章宗孝學正龍旌指
揮金守仁諸潘裕千戶楊應時黃桂王應爵金榮高
戚貴卿百戶楊祖胤陳宰撫鎮陳萬國上舍資有能
生員董漢英以上十五員名或效死封疆或捐軀行
陣或延頸待刃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萇弘之
碧銜冤五夜聲哀望帝之魂例當廕敘內蘇夢暘亮
宗孝已經前按臣題
請亟應議覆以慰忠魂陣亡兵王國佐等一百八十
六員名裹革秖金原野之燐不滅陣傷官兵梅占春

等五百六十三員名吭瘡歃血翦𩑶之癈宛然例應
分別恤賞其被參有罪各官除都司范繼斌不准敘
復外如都司汪如淵叛冦初臨雖乏背城借一之勇
義旗旋指竟收斬將搴旗之功單騎救楊林之圍全
活不少再戰觧嵩明之厄恢復尤奇木路可嘉前僭
足蓋應以原官調用者也木密所指揮楊明廷銳意
立功誤聽奸人之計損威衂士自干軍政之條但折
傷僅七員名失事果非重大擒斬計七首級衡功亦
足相當而賊首大理保就贓厥功尤偉難以一短略
其衆長平夷衛指揮李嘉培督餉中途原無討賊之
任驅兵力戰竟脫重圍之中况多執訊獲醜之功宜

左彙瑕取瑜之列原任都司張先聲安塘偶約會無
先見之明避難中回宜罷後至之罰但其居家久已
閒廢責任本輕危城卒賴保全勞勤難泯以上三臣
均應啟復内楊明廷李嘉培查有周添爵事例可援
應准各復原職至如張先聲者罷閑已久其子張文
登又已襲任病故矣暫行借用詎足苛求該司所謂
難以廢棄之身而蒙世及之罰者似亦平恕之論應
准啟復祖職聽伊孫支另行勘襲者也兔児關巡檢
梁應富印篋可原杖贖非縱仍有餘功亦應併紀至
如富民羅次姚安三路全功雖經臣盡行刪削其中
又有難以槩例者則各土司之用命者是也查得原

册内開載各土官舍寧州土知州加府同知名色禄
原獲功四顆土官府同知高光裕獲功九顆土官知
州高世懋獲功六顆土官州同知高應麟獲功叁顆
土舍禄嘉懋獲功六顆普維藩擒斬六名顆以上六
員名開徼呈馳竝急勤王之義贏糧雲集共成擣冦
之勲今冊内雖不開載仍應照例與諸臣一體量敘
者也内禄原省城路今冊内開載三名顆合之共得
七顆應與併敘蓋滇中有事每藉土司之力而高禄
二姓土司尤稱忠順且土司法令頗嚴不至如漢軍
之黠妄殺邀賞今若一槩抹殺恐生觖望而將來無
以作其効用之忠臣故不容不爲之拈出爾是役也

逆寇千群破城數郡禍已酷已聚兵數萬借餉
兩都以及百粵役已鉅已
逮繫一撫臣一鎮臣以暨郡縣諸臣罰已重已夫禍
不自戰也役不自弭也以至酷之禍而能戰之以最
鉅之役而能弭之似亦宜有破格之賞而部議止從
量叙罰則從其重賞則從其輕者何也臣以為此非
部議而天下人之公議也公議所存始於公憤則當
時失事諸臣與貪功妄殺諸兇弁之肉尚足食哉顧
罪失事而因以薄待夫事外之人罪殺良者而因彼
吝賞于殺賊者似非公平之論但臣業奉有
明旨罔敢過為後論故止引內地殺賊之例以求御

符量叙之
旨所為希恩於
皇上者惟有速
下部議早
霈德音以火塞地方之望而已抑臣又有說焉夫披
堅執銳者將士之能而發蹤指示者文臣之力相提
而論輕重較然今量叙止於將士良有深意顧臣以
為文臣之中亦有三等有罪過深重非功可贖者有
功罪相等者亦有本無罪而復有功者如副使羅希
益同知孫台竭力討賊盡瘁王事齎志以没亦宜功
履行陣冒死矢石轉餉監軍出入煙嵐瘴癘之鄉蒙辱

草披髮與死爲鄰其意亦欲乘時自効激
天命之榮而乃槩從湮沒不得與兜鍪諸士一體論
功行賞臣竊傷之此亦我
國家二百餘年來所未有之變體也灰志士之心而
阻爲善之路臣尤慮之然臣但之奉
旨行事雖地方公論有口籍籍終不敢爲之敘列特
存此一種議論以待
聖明之採擇而亦以見夫持論者之不宜過刻也

隴川善後疏　周嘉謨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准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
司將隴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依

奉發行又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宣全滇藩籬隴川爲
安民背漢投緬罪惡貫盈
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
川盧舍與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稚弱之童署司務
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爲之計衎忠父思化繼莫土同
知也思綫乃蠻梗長官原議與衎忠共管蠻莫乃特
緬而奪之致衎忠寄食于崖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
嘗預爲審處猛卯孫懸天外有警誰爲應援議調衛
軍戍守道遥瘴發孰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
畫餅又不可不亟爲圖者營兵與土司錯處自相陵
轢也田皆土司故業每每修郤安民之逃謂無所激

綏可財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在綱
繆亦務也看得該道討處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衆
思庶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都二司在省各道多方
討議永久之圖備移到道案據土舍多安靜首領姜
宋孔等舍目多安邊等呈稱給賞多安靜冠帶送回
隴川使逃散百姓來歸庶地方不致空虛又據干崖
宣撫刀定遠稟安靜年幼不更勢孤難支合將隴川
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譚署管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
多安邦等不敢窺伺待安靖年長酌處又據庶放土
官多思譚夷文譯出大略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
多安民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事體料

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
併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及各守備等官
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各官陸續議報到道本
道看得繼立之法以長以功候王猶然何論酋夷多
思順父子承龍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
靖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緬即爲叛賊思譚逐隊
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
上賞此時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童稚幼冲資身無
策夷酋強弱視爲向背思譚冒強諸酋退舍人心之
歸附日衆彼何利於孺子我於安靖欲擁兵護衛不
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放

逆臣叛比安靖更火其叔放應職撫之廷臣祗寄空
名思謨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廷臣今宜先給安靖
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謨協理限以十年
退歸解來宣撫司庫暫貯騰越州庫俟安靖成立之
日給與掌管思謨夷衆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
等處安插其地逼鄰卯杭卯杭仍歸安靖思謨不得
私侵干南二司出印結歃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毋
使屬官把怨斯可行也不然隴川之川原廣失務情
留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謨令彼也
守另議幫安靖差發毋混隴把內地則可爲隴把保
障安靖亦免疑畏衎忠安於蠻洒臥薪嘗膽恢復蠻

莫有旦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衍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衍忠似前人剔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畒米豈足勝算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衍忠荒田任彼開墾不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驛丞督屯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一人約束彼地夷民護守城垣支收公米則省兵汎防而屯田尚未廢衍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劄此地外捍隴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糧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

存撫奴蠻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
僉同按都二司覆議妥確通詳又蒙巡按御史批
布政司會同按都三司覆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右布
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
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使司僉事梁時聘議照邊陲
夷服着定之易而綏柔處置數十百年無事爲難多
安民素已授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立可
少遲但年少力孤議者致屢後慮然放應職撫放
邊臣見例可比平南鼎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恩
譚撫多安靖平南二司出印保結歃血爲盟限以十
年歸其故土印付安靖恐有倒持貽騰越州遇有文

移請印稞竊伺之奸寓操縱之術多思諱維特安靖
舉灣廣樹一帶盡給屯守幫納差藝不混隴把內地
可為保障資也衍忠恢復巒莫事勢未能亟畫擇城
外營基暫駐安插令其開墾荒田作衣食計儻屯田
下涉量有徵收在該道行撫夷釐另勘於木蘿地屬
要害責將官督兵屯戍廣裕蓄儲以示居中制外如

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剗彈丸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助而
環視者快心嘉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釁藩籬既
固潛通較寧蠢爾緬酋可折箠使矣諸夷非樂於投
緬遂我顏行也緬方眈眈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

哨僚等官或起釁誅或幸多故朘削而挑激之殆若為驅編也者而邊圉因以告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撫綏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議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變邊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扼塞而間暇嚴為修飭自參封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時善後方圖尤氈裘繫望之日婖營中餽餉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弗能斥拓邊關捷伐阿尾反至攜貳釁萌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罕之後有多安民懟之創而其間動衆興師綢繆補苴之策良亦苦矣是可軫念前奏哉通詳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議覆

南甸隴川烏三宣之一稱
中国藩籬宣慰之官豈容虛位今安民已去罕氏久
虛恐亦不便相應
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襲人員具奏
請給鑄印行令接等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
奉
聖旨是多安民背叛投緬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會
仲禮等俱革去衣冠充爲事官戴罪擒捕其宣慰應
襲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
地方有無重大失事從實勘報欽此備准移咨欽遵
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

軍務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雲南監察
御史鄧渼議照隴川與南甸干崖二宣撫並峙為三
作我藩籬實西南一隩區也宣撫多安民背漢
投緬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稱蕩平矣若不亟為善後
之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
有更張其惟議立應襲收拾人心目前最為喫緊耳
卽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明旨節行司道勘議未報頃刻安臣巡歷永昌廣詢
輿情及據道參諸臣屢有揭報乎時人心固已屬之
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之
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
天厭元兇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圖存之日而隴者
更生之會也况興滅繼絕
王政所先兄終弟及倫序昭然且其顧戀豢育之恩
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滅親遵令
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其父祖之
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
無足疑者第其年尚幼冲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
僉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多思譚者亦安民族屬也
世授隴川土同知居住遮放兵力頗強人心附焉說

者謂夷情視強弱為向背即立思譚為隴川長籍其
強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圉是亦一說但夷性
雖犬羊乎信義亦其所重思譚雖奉有討賊立功之
令實未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
啟它日憑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所宜亦非夷情之
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
思譚仍以宣撫土同之為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
情亦安其斯為不易之定論乎惟是思譚部落頗衆
土地稍狹而江外閑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
稱遼闊量以給之俾得資為膳養幇納差發因而輔
助安靖比於芒市放應職撫放迤臣事例待安靖長

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卽割以畀之亦不爲濫又責成于南爲之保結務俾思譚永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聽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管或如司道所議稍需歲月待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覬覦而消釁孽未必非保乂之長策也至於術忠寓於蠻洒有年蓋爲思線占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旣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權宜安插於猛卯城外屯營之所其說似亦可行況閒田任其開墾屯田照納糧差則於屯政爲不廢且其兵

力強盛足以懾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爲有
稗倏其力足以當蠻莫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徐
圖恢復庶幾有濟况毎歳省我數百金之餉而騰遠
營兵亦可漸撤利害得失不犁然可睹乎騰營兵分
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彌
雜不能一無騷動前轍可鑒也杉木籠既稱險隘且
鮮瘴癘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房於茲分班戍守内
可以固騰永之藩籬外可以爲隴川之策應且足杜
騷擾而愜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須多安靖還隴之
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機斟酌可以
徑行而屯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

經略之苦心亦客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廟堂過慮者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
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豈我勢力所能服哉
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千里臣等雖
有控制之權而鞭長又及馬腹即道臣遠駐永昌轄
地頗遥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參將守備衛
門黜辟之屬守縣令也若能詰我戎兵示以不可犯
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
恣苦悉爲禁絶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永堅一心作
我藩籬者私之科斂多安民懼而逃逃而開此大釁
煩我師旅謂非守備曾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

有餘事可爲後世殷鑒者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該
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叮嚀
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未免復踵前弊
而疆場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騰永一路比照九邊
防秋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
偏裨有能餝戎膳器足食強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
堵邊無驚者列於賢狀上
請紀錄計其俸資分列陞賞不肖著聞者即從重論
劾究治無少假借至於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爲
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比須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
聽撫按道照歲報季報事例察其安邊實政具揭報

暨以慰黔陝億人心愈益奮勵而邊釁不萌地方其
永賴矣

繳查莊田冊疏　　　　　　　　前人

看得鎮握兵符世守茲土祿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以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六千三
十卅頃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為
為多矣擁滇上之西平公滇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伐
累至及此數以其時篤棐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
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
自十六年來迄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
封內莫非總莊有更僕難悉數者於是乎鎮不得不

麥豆黍蕎穇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
派雜徵之外有世名虐斂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
嗟嗟此固
朝廷二百餘年所休養漢夷出諸烏言卉服而歸版
圖者也職寀既追相牽寇盗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
源非盡勳莊而屬有司則燎源滔天之勢殆日尋干
戈塗地肝腦雖有智者不能爲滇計已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
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于世家寬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

賦法網乎大宥新墾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衣
會典以昭作貢於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
免魚鹵其輸將樂也有恭隨莊佃向所侵漁顛弗及
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急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
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逋將榛莽之區胥成沃壤夷楚
去種悉爲良民綠林之釁自消素封之瑕不起寧獄
訟詔乎宵世平洛無事顛亦永淨於休矣故願顛遵
暇昏繹祖德勿聽宵來謂有莊而不得差管妄覬肆
毒於前致釀兩而尾解之隱禍於忠愛無當也凡爲
有司者亟各捐成心靡有異斯數遇水旱則量行捐
除時及催徵則亟爲督課蓋恤莊民即所以惠我受

處老民完莊紳歸而以杜驥在下之害事不相背利均受之斯老所切望於鎮與有司者也等因遵用通詳到臣覆查無異該司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淩看得滇南多盜之源起於總莊奏隨人等之肆虐臣等累疏言之詳矣議改莊田歸有司徵解蓋稽之會典詢之全滇士民之輿情無非端本澄源之意非臣等臆說也所幸廷臣翕然同心

聖明毅然獨斷俯從末議須有

明綸責臣等以必行滇人士無不加手舉額稱慶太平有期者真千載一時也已經撤行該司道府查覈明白造冊繳報前來臣等覆加參酌議處畫一事

徵寬縱存蘇救求其云

蘇縣田地俱照萬曆十六年清丈冊籍盡數免科不必問其遞制也私置開墾田地盡數給與營業徵收予糧既奸民投獻者亦從寬貸不必咎其既往也應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一體恩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徧皆以廣

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本縣擾莊民乘目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願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怨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

濟甚其所利於韓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
解毋得延貸使韓臣籍爲府實災傷並議減免收納
務須參平毋得偏累使貧民永有攸歸則文臣等撫
按司道之責無煩
廟堂過慮者矣

議卹録名臣疏　　毛堪

題爲求忠未録大冤未伸懇乞議謚贈蔭以風臣節
以光
聖治事竊惟致身人臣之分也雖賢者
職業之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殉烈諸則
社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而特立則封疆

賴鑒序脊藏在
社稷封疆而死未蒙殊卹生友遺奇禍知原任給事
中寳玉原任雲南叅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
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弘治
丙辰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
徼袪恩卒蒙隆慶元年贈光禄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
諫至殞血鑾堦地兔泥青璅斯亦慘矣彼所爭者
朝廷之典禮所補者
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與
乾坤竝立在
先帝褒嘉遺置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

譚泰酸甚烈蓋本官天賦正氣寧舍生以成仁身任
綱常賴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
言閉在臺九年誰敵彼之得其死所謂夫忠之畜
監錄者與也李飛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
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守叅政于時適有順寧猛廷
瑞與太候奉救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
兵備素為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叅將
吴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大罪且
生靈塗炭頭惆擊議撫之酋持重金請命本官謂不
受金前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為聽撫
對懷而金騰路爭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構本官

被論逮繫竟死于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惹命且使彼酋不信撫臣之屢檄而取信守臣之片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圉為何如哉而貪功之徒衆鬨而戕吞害熊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為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為鑒憐彼接踵而逮向系而殞者洶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光分災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椎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徼橋從失賞臣之心致干

帑還之怒功而見罪負而彼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

者此也近談禮部公訪諡典考訂別白取其事功崇
隆節義龐炳顯垂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數
世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
聖明旌德之盛於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王
來狀而死者先著遠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
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龐炳孰加焉二
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若名光
秉彝畏公論定於蓋棺耳目之貞情實之爭孰加焉
國家旌卹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
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以風示來茲禪
聖德而存直道之孰加焉蓋以漢之派澼而有如王

然以身殉國以侯于滇之䝉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
殉職貞元之間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
為追悼而況于
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
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南府修
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煢煢遺
骸無以餬其口臣損貲助瘞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
度臣所可為者罔敢弗既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
典非
聖明留意孰暨此久鬱之公論乎
皇上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

忠臣如楊繼盛予謚贈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
與廕同然廕之予矣順寧之役冒功殺降如陳用賓
亦既赫然震怒逮繫伏法矣
我聖人之作爲寧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
于戍者已廕而死于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
尚世錦衣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
勸也臣有繫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
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
請伏望
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
勑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謚補廕以表直臣李

先著勳未敢遽議謚典先行贈秩縣䘏以表帶臣庶

大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

聖治有光矣

滇志巻之二十二終